



高晓声
1982小说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高晓声 **1982** 小说集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字 心
封面设计：小 牛

高晓声1982小说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 插页4 字数110千
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-18,500册

书号：10118·738

定价：0.55元

目 录

鱼的故事	1
陈奂生包产	10
书外春秋	30
大山里的故事	41
老友相会	53
磨 牙	66
丢在哪儿	87
泥 脚	109
陌生人	140
买 卖	148

鱼 的 故 事

村上的人，只要心境平静的时候，见到他，就会微微笑。

其实，他的样子，一点没有惹人笑的地方。普普通通，不高，不矮；不肥，不瘦；不美，不丑。头上戴的，身上穿的，脚上着的，都随大流。走路的姿势，讲话的声调，动作的形态，也从不异样。从小活到四十五岁，无论家庭和他个人都循规蹈矩；心地又极好，不尖钻，不势利，不强人所难，能待人以礼，导人以理。按说他应该受到尊敬，却没有任何可笑的地方。

可是，一个人的形象常常受到莫名其妙的影响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他爹娘不该给他取个名字叫“小小”。原因是他的月生小，十二月廿九生的，那天是小除夕，小除夕生了个小孩子，爹娘没文化，就随随便便喊他“小小”。这名字实在顺口，一喊大家就惯了。都喊他“笑笑”：“笑笑，笑笑，你快笑笑！”而他又姓宋。一见他来，就想到是“送笑”来了。于是禁不住要笑。

宋小小自然不在乎，他想想，自己也要笑，想不到这么个名字，能给人快乐！那实在是利人不损己的事情。所以，不管

是什么人，都让他们乐。小孩子有时爱闹，齐声齐气喊：“小小伯伯笑一笑，笑一笑！”他也就真的笑，还捉住了他们打屁股，一面打，一面说：“只许笑，不许哭！”

假使生活里充满了笑声，那该多么好；但有时候也总会发生笑不起来的事。小小在七五年就碰到过。

那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快十年啦。社会上的风气，也有了相应的变化。宋小小倒还一如既往。他一无辫子让人抓，二又不抓别人辫子，是个十足的逍遥派，还是照样送笑，自己也笑。

有一天，那已是快接近他的生日了。宋小小在家里搓绳，忽然听见外面一片欢笑声，好象有许多人集合在一起喝大采。宋小小想不出这年月能出什么大喜事，不免好奇，就丢了绳头，扑掉身上的草屑，走出门外去看。只见村前两边河岸上，都聚着一大簇人，朝着河里哇啦哇啦喊。小小知道是看捉鱼，那有啥稀奇！便想回家搓绳去。谁知有人看见他了，大惊小怪就喊：“小小、小小，快来看，不得了的鱼，不得了，上千动万！”小小看大家那么紧张、热烈，倒要瞧瞧究竟捉到多少鱼。也就凑过去看。原来是渔业社用篁网在捉鱼，篁网是一种很大的网，下网以后，两岸各用四个人沿着河沟拖过去；拖过一段路，然后收口拖上岸。现在已经在南岸收口了；但是，网还没有拖上来。因为网兜里的鱼太多，拖不上来了。河里一只大船，是装鱼的；一只小船，是掌网的。都停在那里。船上的人都呆了，也不动。不知他们打算怎么办。宋小小来了劲道，他在北岸看不清网里究竟有多少鱼，便兴冲冲绕过沟梢，转到南岸去。一看也惊怪起来，网兜里的鱼，果然象戏院里的观众，挤挤攒攒，真不知有多少。个头大的、有十多斤，小的也有三、五斤，青、

草、鲢、鳙，品种俱全。这一网下得真巧，大概是下在万鱼大会的会场上了。把主席团和小兵癞子都揪了出来。宋小小一看很高兴：“好，今年渔业大丰收，大家总能分点鱼吃了。”

宋小小正想得美，谁知竟有一个小青年，不顾寒冷，脱了鞋袜，卷起裤管，一点不客气，冲到河里，在网兜里捞了一条大青鱼，捧在怀里就往家逃。原来天冷，鱼冻呆了，很容易抓住。

宋小小连忙就喊：“喂，不能拿，不能拿，快回来！”

可人家哪里听他。他又对船上人说：“你们还呆什么，快点想办法把网提上船啊！”

其实，船上的捉鱼人，也不是呆子，他们正在愁呢。

他们愁什么？

原来这河浜里的鱼，虽然统归渔业社管，但沿岸各生产队也都有份；尽管只是“蟹脚份”，社员总还能分到一点。可是，最近几年来，那些经常有鱼吃的人已经吃鱼成癖，越吃越馋，就连这点“蟹脚份”也统统吞吃了。社员偶有红白喜事要吃点鱼，也需“情商”乃至恳求才得；平时就只好闻闻腥气了。所以，捉鱼的人，看见观众越聚越多，怕鱼捉上船来，群众眼红，起哄来抢。渔业社的主任王东大又不在，出了纰漏谁负责！幸好宋小小生产队的队长陈亮生，是王东大的大舅子，看到他们为难，特地从北岸驾了只小船过来；建议他们把鱼捉上来后，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。捉鱼的人正在犹豫，被那小青年一抢，宋小小一吆喝，晓得不能拖下去了，就答应陈亮生，听他安排。陈亮生连忙划回北岸，随即派几个社员，划了几条小船，向鱼网靠近。捉鱼的人把鱼网拉出一小部分，往舱里一倒，就是满满一船。这时，有几条尖钻的鱼乘机一跳，滑下河浜逃了性命。要在平时，大家就会连喊：“可惜！”现在都不在乎了，只是一片

价喊：“该死，该死！那么多，不得了！”真兴奋得发了疯一样。

宋小小看见鱼陆续往北岸运，而且装在箩里往后边仓库里抬；他看出了神，也就绕过沟梢，再转回北岸去。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鱼，真想看看究竟有多少。因为这东西实在惹看，会看得你心花直开。

谁知走近仓库，他大吃一惊。原来同队的社员，竟有不少候在路上，等箩筐抬过去，就不声不响地伸手去拿鱼。拿了就往家里送，送回去了又来拿。

宋小小紧张了，连忙劝阻说：“你们不能这样做，要坏事的；大家不要动手，由队长去和渔业社商量商量，这鱼是我们这儿河浜里捉到的，又帮他做了事，要他照白市价格供应我们过年吃的鱼，他会答应的。你们这样一搞，白市鱼吃不着，反倒惹出大麻烦来，弄得大家不安稳。”

说来说去谁也不睬他，还是不声不响地拿。有人还低声骂他：“关你屁事！”有的说：“管他，拿了再说。不拿，几时能吃到他们的鱼！他们就是吃得滚在地上，也轮不着我们。”

宋小小很着急，看看这些人，又都是妇女，不好动手阻拦。刚巧他侄儿跑来，也拿了一条鱼走。他就连忙拦住，双手拉住鱼尾巴，连声喊：“放下，放下！”侄儿奇怪道：“叔叔，你抢啥？那边还有，你去拿就是了。”宋小小生气说：“不能拿！”他侄儿不肯放，赌气似的说：“我就要拿，我就要拿！”两个人就争夺起来。一个说：“不能拿！”一个说：“就要拿！”一个说：“你放手！”一个也说：“你放手！”结果谁也不肯放，越夺越起劲。那鱼也可怜，想不到死到临头，还要受这种罪。大家见他们夺得起劲，也不来劝，反而吃吃吃吃地笑。侄儿也笑起来，扯皮说：“小小叔叔，你火啥！笑笑，笑笑！”笑得旁人弯了腰。侄儿抓

的是鱼头，手指伸在鱼鳃里，勾得牢牢的，把鱼勾得鲜血直滴。小小抓的是鱼尾，使不着力，手一酸，鱼就滑脱了，只落得一手的鱼血。最后还是侄儿大获全胜，捧着鱼跑了。

小小气得话也说不出。掉头就走，再也不愿看。

事情果然闹大了。不到两个小时，公社民兵指挥部就来了六员大将，清一色，都是头头亲自出马，没有一个小兵。

原来社员拿鱼，早被捉鱼的人发现，马上就派人回渔业社告急。偏偏王主任又不在，只得赶到公社去报告。公社干部一听，真是又喜又惊。喜的是正当鱼源紧张的时候，总算捞着了一大批鱼。惊的是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人敢公然抢掠。须知年关脚下，哪个不要鱼，能抢吗！如果让社员抢着就吃，不抢的人怎么办？干部哪个会动手抢呢，岂不都得落空！赶快去追查，谁带的头，谁动的手，一个一个都弄清楚，一家一家都叫他们拿出来。该办的还要办，该罚的还要罚，否则不得了！

六员大将得令，没有哪个不愿去。啊哈，什么叫美差？这就叫美差——追鱼！

头头们下去后的各种细关末节，这里无庸多说。反正一下去就造成了声势，带来了正气。国有国法，社有社规，他们是来维护法规的。所以，即使是嘴散撒野的人，也不敢再乱说乱动。人们都知道，象这一类事情可以闹大，也可以缩小，全靠应付得体。那班拿鱼的好汉，现在都有点畏惧，缩头缩脑，拼命寻地方躲起来。家里的鱼，早就藏得无影无踪，手也用肥皂洗过两三遍，又搽了香脂，再也闻不到鱼腥味了。胆子最小的妇女，在家里都坐不住，便拿了鞋底，锁上大门，躲到宋小小家里来聊天。现在大家觉得离鱼越远越好；宋小小家里不藏鱼，蹲在那里要安稳些。再说，如果头头们来向宋小小调查，宋小

小被逼得不能不说几句话，那么，他对在场的人会留点面子，不会把他们牵进去的。她们坐在那里，一面纳鞋底，一面东拉西扯地和宋小小搭话，称赞他有见识，说当时如果大家听了他，也不会弄到这步田地。有的还隐隐约约表示，现在事情已经闹出来了，后悔也来不及，只求那些看见的人（这就是指小小了）多包涵，不要说出去，莫弄得人家过年也不安稳。宋小小一面搓绳，一面平心静气地说：“我叫你们莫动手，也是为你们好，不是为我自己。你们不听，我也没办法。现在呢，我也巴望你们别出事。我是不会说出去的，放心好了。”

听小小这么一说，众人那颗吊在半空中的心，很快就都落下来了。于是又说了许多好话。其中有个别眼尖心细的妇女，又发现了新大陆，压低了声音指指宋小小的衣袖管说：“哎呀，小小，你看你袖管上还溅了鱼血，手也没有洗干净。万一他们走来看见了，岂不要说是你拿的呢？快去洗手换衣服！”

宋小小笑笑说：“不关事，真金不怕火！”

“你不怕火，我们怕呢。人家问你这血是哪里来的！你能说是和侄子夺鱼沾上的吗？一牵不都要牵出来！”

宋小小想想，这话也对，便马上起身去洗手，换衣裳。这样大家就更加放心了。只是等来等去，还见大将领们不时在场头走来走去，事情好象总没个完。大家也不敢出去。后来又有人跑来传信，说队长不在家，会计也出门了。大将领们寻不着队长，都不肯走，现在还坐在队长家里等呢。看来没有人出面，事情不会了结。大家便又担心起来，杂七夹八乱议论了一通，先骂队长，再骂会计。后来又有人说，小小也是队委，也可以出面。小小如果肯出面最好，他心里没有鬼，人也好。“小小，你就去说说吧，你只要多笑笑，保证没事。”说到这里，大家倒开了

一阵心。小小也真笑了一笑。但眉间的皱纹很深。

渔业社主任王东大终于赶到队里来了。大家看见他来，便心里一松，因为他究竟是队里的女婿，总不能光踢外脚。那晓得王东大面孔板得铁青，一进村就哇啦哇啦骂人。他今天确实装了一肚子气。从城里买了新渔具回来，就听说出了事。他先把捉鱼的克了一顿，说他们不该今天就到那条沟浜里去捉鱼。他晓得那里藏着鱼群，但要等到大年夜才能捉，不然就没有鱼去应付那些临时必须安排的人。又说，既然捉了，就应该把鱼放在大船里，不该上岸。大船停在河心，别人要拿也很难。就是真的去抢，是张三、是李四也看得清清楚楚。总之，不应该听了陈亮生。陈亮生心虽不坏，出的却是“馊”主意。鱼一上岸，他也管不住了。现在出了事去找谁？找陈亮生，他负不了责，找别人，也没人看见。拿多拿少，谁也没有个数。这的确是无头公案。最后，王东大特别光火的是怪他们不该向上报告，引了六员大将来。他们来了，若要认真追查，那就要得罪社员。社员当然拿大将没法。但他们长年累月，日里夜里，同渔业社对着干；那么大一条河，渔业社也看不住，今天你逼他们把鱼拿出来，罚他们的钱，到头来他们还是偷偷摸摸从河里捞回本钱去，那就要命了。如果不认真追查，那么，大将们下来干什么呢？明明白白也是为了鱼。渔业社麻烦了他们，能不谢谢他们，能不安排他们吗？那又安排多少呢？须知他们的胃口比社员大得多呢！说来说去，还不都是渔业社吃亏吗！

王东大把捉鱼的狠狠骂了一顿，心里还有许多话不好说出来。他晓得大舅子陈亮生的心思。他为什么出这种“馊”主意？因为“馊”了就会“糊”，“糊”了就搞不清……可是对陈亮生又不能得罪，否则老婆同他有得吵。再说，至亲翻了脸也不好看。

王东大左思右想，最后决定自己也只好“糊”过去了。

王东大想得不错，回到家里，老婆就告诉他，阿哥叫内侄女来过，意思当然是要他去打圆场。这就是陈亮生的派头，自己闯下了祸，还不肯亲自来向妹婿说句漂亮话，生怕失了大舅子的身份。其实，他心里要有妹婿的话，本来就不该出这种馊主意。现在王东大倒又不得不替他揩屁股。

王东大来到队里，已经决定了善后的办法。他知道陈亮生躲在什么地方，上村一嚷嚷，陈亮生果然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。他把妹婿招呼到一边去说了一阵悄悄话，然后又一同大摇大摆地向自己家里走。他们和公社的大将们打了招呼。陈亮生表示抱歉，因为他到渔业社报告去了，不曾好好招待各位。接着是王东大发了一通脾气。于是茶、烟、酒、菜一齐摆开。王东大陪着吃酒，责成陈亮生负责向社员追鱼。陈亮生出去兜圈子，提高喉咙吆喝，压低声音通消息，动员一些人多多少少吐一点出来。稍停便回家陪客。喝了几杯，他又出门看看，只见场上放着几个社员自觉自愿吐出来的七、八条鱼。他点点头，进门来又表示内心不安，说客人来了没有菜吃，是不是把追出来的鱼称些来烧了下酒，钱当然由他付罗。王东大同意了，一切顺利进行。鲜鱼正烧好上桌，有生炒的，有红烧的，有清炖的。正吃得香，陈亮生又出去了，等一支烟吸完回来，报告鱼都追回，过了秤，一百二十七斤二两，已叫人挑到渔业社去了，于是结案，灌酒。

吃完已经天黑。西北风虽冷，心肠却很热。大将们乘着酒兴，都想到渔业社去看看今天的大丰收。王东大早就料到了，当然一口答应，亲自带路。陈亮生一直送出村外，然后回家，关门，腌鱼。

大将们回去的时候，夜已很深。一路狗叫，也没人高兴出

门看。之后也没有再来。

公事公办，自然是有交代的。罪魁祸首很容易找，就是那个小青年。他不是陈亮生队里的人，又是第一个抢鱼。所以追回了赃物，还罚他招待一场电影。好人好事也不会埋没，大家都看到宋小小劝阻那小青年莫干坏事的，所以就传开了。连公社书记都表扬他。公社书记洞悉人情，约莫知道陈亮生的傻主意里是什么细菌，所以有一次对他说：“你虽是个干部，还不及人家宋小小呢。”

拿鱼的人见事情过去了，先是欢天喜地，后来又隐隐地觉得不大满足，听见表扬了宋小小，才想到不满足的原因，背后不禁埋怨说：“当时要不是宋小小跳出来拦了一拦，倒还好多拿两条呢。横竖多也是一拿，少也是一拿。”

他们真走运。有得吃，还有得看。

宋小小也很高兴，因为受到了表扬。但听到人家说了那种话，倒笑不起来了。特别是到了小除夕他过生日那一天，同他夺鱼的那位老侄儿，晓得他家里没有鱼，居然拿了一条来送他，气得他连寿面都少吃了两碗。到了大除夕，想到春节总会有客人来，没有鱼不象样，只得到自由市场买了两斤过年。

他心里生过一阵气，不过并不曾在别人面前流露出来。只是没有去看电影罢了。

后来他就完全心平气和，象过去一样了。村上的人，看见他来，又会露出微笑，而且多了一个想法：“这宋小小，有时候也会做憨大。”人们更加看出他有一副好心肠，因此更加对他亲，更要对他笑了。

宋小小终究也满意了。别人拿了鱼，吃了，屙了，什么也没有剩；他倒留下了东西，觉得一个人有时候还是“憨”点的好。

陈 奂 生 包 产

一

采购员陈奂生，首次出马，便大获全胜，班师还朝，也不亏是一员福将了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他在回来的火车上，就已经晓得采购员这饭碗不是他端得长久的，应该适可而止，功成身退，仍旧去干那种田、卖油绳的老本行。这主意原是打定了的，但回来之后，出乎意外，一次竟拿到了六百元的奖金。他高兴之余，总感到不自在。觉得这么容易得来的钱，多少有点不正路。现在没有人说什么，将来政策一变，说声“退赔”，你陈奂生就逃不脱。文化大革命的样子还没看见过吗！弄不好还要害吴书记呢。将来打倒吴书记，就会从你这条藤藤摸上去。还是赶快洗手不干妥当。但是钞票的诱惑，也不是轻易能够摆脱的。穷了大半辈子的陈奂生，难得碰上一个发财的机会，如果打错了主意，放了过去，以后懊悔都来不及。这样的大事，是不能随便用手的。加上老婆也象扭股糖似的缠着他，一个劲儿怂恿他干下去，活着也好享点福。所以，陈奂生便象蚊子粘在蛛网上，挣扎着想飞，可飞来飞去飞不脱。厂长、书记又不

断鼓动他。因为吴书记那里，原来是两扇铁门关得严严的，如今好容易靠陈免生去挤开一条缝，正要靠他继续努力把门打开（最好是把门都捐下来，做到夜不闭户），工厂才能大发展。所以，对陈免生十分照顾，说他立了大功，辛苦了，叫他回家休息休息，横竖目前没有任务。又教育他不要以为拿了六百元钱就发了大财，可以用一生了。惬意日子还在后头呢！六百元算得什么，够造房子还是够买彩色电视机！你儿子也十五、六岁了，眼睛一霎就要娶媳妇了，你能拿得出什么来？想做公公，还要出把力呢！现在这好机会，赤了脚也找不到。免生呀免生，你是个四十九岁顶在头上的人了，为什么一直生活不及别人好过？你懒吗？浪吃浪用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太笨，脑子不灵巧，不会打算盘！现在总算走上正路了，你倒还想打退堂鼓！

陈免生被训了一顿，回头想想，人家也是一番好意。看来，这件事只好拖一拖再说了。陈免生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被一些人当成了香狸猫的卵子，被一个劲儿吹捧起来。不但在本大队被说得神乎其神，公社的工交办公室也大会小会表扬他，那主管工业的李书记还特地接见他，谈了几个小时的话，央他细细的把吴楚书记如何招待他，吴书记家中的情形等等讲来听。连公社的头把手赵书记，见了他都笑呵呵地主动打招呼。陈免生上一趟街，来回路上同他搭腔的人就数不清。陈免生上街回到村里，别人也不再问他“今天街上怎么样？”他也不再说“人挤，猪行里有猪，青菜卖不掉。”等一类的话。却一问一答讲些：“去工交办公室没有？”“去的。”“见到赵书记没有？”“赵书记不在。”“下次碰着了，那件事请你同他讲讲。”“好的。”……等等。有人还惋惜陈免生出山迟了一年，否则稳选上乡人民代表。有一次，赵书记要广播员王小蓉在广播里通知在乡下蹲点的副书记张和

生回公社开紧急会议。当时她正在听人家讲陈奂生的业绩，回身进去，对着话筒反复讲了三次要陈奂生迅速来公社开紧急会议，而竟没有发觉错误。一直到陈奂生晕头转向赶来，她还莫名其妙。幸而张和生恰巧回来，才没有耽误工作。可见在王小蓉的脑子里，陈奂生竟把张和生赶跑了。广播的时候，群众正捧着饭碗在填肚子，大家听得清清楚楚，简直就轰动了。全公社果真形成了“陈奂生热”。陈奂生的脑壳子并未经过冷处理，于是也就有点发热了，有点飘飘然了。在家里不大肯做事，一天三餐，要老婆端到桌上来吃，摆起家主公的架子来。队长王生发，是个见钱眼红的人，尤其看不得社员发财。他不管陈奂生有多红，横竖还是他手下的社员，撵不到哪里去。一再放出话来，要陈奂生表示表示。陈奂生心里虽然不满，也只得请了他一次客，才算安稳。盯着陈奂生钱包的人，也不止一个，试探着想开口借钱的人，不断放出风来。陈奂生几乎失了主意，倒还是老婆厉害，常常在大庭广众之间，骂丈夫没有算计，手里有几个臭钱，就东借西借，趸档打成零碎，要买砖头修房子都凑不全，才把别人的口塞住。但是，到了年底，陈奂生的堂兄，小学教师陈正清，还是跑来开口。因为他家缺乏劳动力，负担又重，挣几个工资，生活已够清苦了。没想到今年县里规定口粮提价，要照国家收购的粮价付。他原来准备的钱就不够了，还缺六十元，口粮还押在生产队的仓库里，不得不借。陈奂生一直同他要好，念着兄弟之情，不顾老婆叽咕，满足了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公社里又掀起一个浪潮，要搞生产责任制，陈奂生知道了，不免又担心起来。

陈奂生早就听说过农村里要起大变化，怎么变法搞不清。干部也不宣传，问问他们，他们眼一瞪说：“把田分给你自己

种，你要不要？”那神态和口气，就象他们的腰包被动了一动，正要查扒手呢！陈奂生看着听着就难受。他虽然笨，也晓得共产党历来主张集体化。土地、土地，种了几十年田的庄稼人充分懂得它的好处；为它喜，为它愁，为它笑来为它哭，它是社员心头一块肉。哪个不想把它抱在怀里睡觉。好容易经过二十几个年头，才勉强断了私情。虽然有时候看着它受糟蹋，弄得肚子吃不饱，心里又会枯井重波。但单干就是反对共产党，陈奂生饿死也不会唱这对台戏。他已经考验过来了，何必吹胡子瞪眼睛！这样大的事情，能开玩笑吗？听到谣言，问个清楚不应该吗？不该问，不问就是了。分也罢，不分也罢，横竖他又不作主。真要分的话，他也不会第一个伸手接，也不怕少了他一份。他要想那么远做什么。狗捉老鼠，多管闲事！这两年吃饱了肚皮，穿暖了衣，安稳日脚不过，找什么麻烦！分了就凿定好到哪里去吗？！弄不好会烦死，寿也要矮几年！陈奂生从此把它丢在脑后。一动不如一静，捏牢锄头柄就算。过一阵又听说真要分田，而且是中央的政策，要社员包种生产队的土地，让社员有更多的自主权，有更大的积极性。陈奂生倒犯愁了。他想，这田叫我如何包法？记得二十岁前，那时单干，倒也独当过一面。后来集体化了，自己一直吃的荫下饭，队长指东就东，队长叫西就西，跟着他的屁股转了二十八年了。自己只管做就是。至于各种稻、麦品种的特性，栽培技术，不同性能的化肥、农药的使用方法，要说心里有谱，也都搞乱了弄不清。一年两熟，弄错了收不着，又不能重来，吃西北风！还有那种田家什，在队里劳动呢，十样缺八样也不碍。队长把工种派给你，你没有家什，就改派别样，工分照样赚。如今夫妻两个，家里只有镰刀两把，锄头一把，铁镢一把，鬲网一口，铁锨一